

# 母亲像一棵大树

冉庆亮

母亲已去世四个年头了。悲伤心痛间，我喜欢上了《银杏树》、《白杨礼赞》、《松树的品格》这些名篇，就不厌其烦地经常复读，而且读着读着，母亲的身影总不期然浮现脑海，眼泪也禁不住波澜壮阔了。因为，因为我的母亲太像作品中描述的一棵大树了呀！

母亲是一棵坚强的大树。母亲生养了我们弟兄四个，日夜兼程，风里雨里淘食，尽心尽力守望这个家。有一年雨季，父亲到外地找朋友借地瓜干儿，却下起了连天雨，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我和哥哥连淋带吓“哇哇”直哭。母亲不慌不忙，找来盆碗摆满角角落落接雨水。她又一下冲进雨中，盯着老屋左看右瞧，在屋后墙将要倒塌时，她找出木头顶固土墙，使得我们转危为安。后来，母亲带领我们割了三年青草晒干，换钱买物料翻新了老屋。母亲就是这样，坚韧勇敢

从来不服输，可她积劳成疾，几添病患，每次进手术室前，她都那么镇静安然，以致感动了上天，重又返回人间。

母亲是一棵顶天的大树。读小学时，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主学快板儿、山东快书等。老师看了我的排练后，满意地频频点头。最后只说“你得换身行头”。我跟母亲一说，她就立马走东家串西户给我借衣服，却都不合身。母亲便拿出了仅有的几块卖蚕茧的钱，又到邻居家借了一些，步行六七里路买来蓝棉布，连夜挑灯为我做了一身合身的新衣服。

关于我的婚事，母亲尤其跑断了腿，操碎了心。那年二十四岁的我还在部队服役，探家时别人给介绍了几位姑娘，因种种原因终未如愿，急得母亲直抹眼泪。但我归队后很快收到了一位姑娘的来信和照片，我立马就一见钟情了。原来，我离家后母亲就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往返步

行三十多里替我相亲，为我选定了这位女教师。转年“五一”我回家结婚，可家里经济仍很拮据，母亲又投亲找友借钱，为我操办了婚事。

母亲是一棵向上的大树。她积极支持父亲的工作，村里要求做到的，她积极带头，要求禁止的事，坚决不做。五冬六夏，总带着我和弟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那年村里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母亲第一个带头，送父亲到医院做了结扎。交售国粮、爱国棉挑最好的晒得最干的交。那些年，每年冬春频繁地搞农田水利建设，父亲忙村里的事已经出工了，可母亲总是扛锨或推车积极参加。母亲活到八十五岁无疾而终。生前她总说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自然就快乐，身体也就健康。

母亲是一棵荫庇孩子健康成长的大树。记得有一年的冬日，母亲看阳光好支起了架子，找了几名妇女帮她浆布纺线，傍晚太阳要落了，没了阳

光浆不完就会前功尽弃。可这时有人跑来告诉她，“你儿子在北大沟滑冰咧。”母亲想到儿子会不会掉进冰窟，吓得脸立刻就黄了，她啥也没说，一口气跑出三百多米，把我和几个孩子带回了家。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最困难时期，面对我和哥哥因饥饿而贪婪地注视母亲手中最后一块瓜干窝窝的眼光时，她禁不住潸然泪下，毫不迟疑地将那份本属于她自己的窝窝一瓣两半儿塞到我们手中。每每看到饭少，母亲总是说，你们吃吧，妈妈不饿。

母亲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成长时为我们遮风挡雨，成年时还继续带给我们阴凉，不停地为我们摇旗击鼓，激励我们勇往直前。如今我们已过上了较富足的日子，但我还是无比怀念曾经的一切，因为其中有弥足珍贵的至亲和至爱。

我怀念母亲这棵大树，她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诗人远行

——悼诗人汪国真

唐雅冰

四月最后一场风雨  
可是为诗人举行的隆重送行仪式  
诗人的最后一次远行  
诗歌是最重的行囊

当初执着的约定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已经成为出征的鼓声  
敲击在春天最后的清晨

这一程  
用诗歌铺成的路上没有风雨  
也没有荆棘与坎坷

穿过春的丛林  
天的那一边  
水的另一头  
有一个诗歌王国

每一个栖息的灵魂  
都是流淌的歌谣  
总在午夜的梦里萦绕  
夜空每个闪烁的星星  
都是华美的诗行

仰望夜空  
诗情画意滑落眼底  
可是你隔空传递过来的信息  
读每片流云  
就是读你最美的新作

我固执地认为  
你一直就在那里  
站立成一个时代的烙印  
(2015年4月26日，诗人汪国真凌晨两点十分病世，年仅59岁，小诗以悼之)

## 晨曲

田茂国

一声狗吠  
撕破了夜幕的面纱  
也把儿时的街道撕得  
破壁残垣

吱吱呀呀的手推车碾过  
青石律动的音符  
委婉着千年的气息  
悠长如布谷鸟的演奏  
黄牛的歌声踏过

一圈圈土地的年轮  
如同季节的情绪  
遍布旷野  
当红日露出笑脸  
炊烟已经弥漫小村

一声声梆响  
把豆腐的清香  
送到父亲的地头  
黄土地的深处  
父亲的背影  
被老黄牛越耕越远

隐隐传来父亲的号子  
和长鞭响过蓝天  
母亲手搭凉棚  
遥望着晨曦中的景致

##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com qq群：229717843



《济北春色》 齐建水 摄

# 紫藤静静开

张叶

暮春时节，校园的紫藤开得正盛，一簇簇像扎堆的蝴蝶，又像是串串紫色的风铃。而紫藤长廊又是女生们最爱的去处，她们有时结伴，有时独行，喜欢抱一本书，课本或者小说，石凳上投下班斓的花影，垂下的藤条恰似一帘幽梦。她们偶尔窃窃私语，更多的是就那么静静地待着。有人说，安静的女孩，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首诗，而紫藤架下的女孩更是，她们受了花的感染，在紫藤下望着书或花儿出神。想什么呢？想花的言传？想书里的温暖？想一个小小的心思？花对人，人对花，相对益喜。她们不知道，透过扶疏的花叶，她们或坐或站的丽影便成就了一幅唯美而清新的画卷，所谓“静如处子”便是如此。难道不想起李诗仙的梦呓——“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李白最是能瞬间读懂



这种含蓄而典雅的美。

男生们也经常来这里读书，他们与女生不同，多半读专业书或者背诵外语，很少看花，他们只图个清净。古人将紫藤也称作“葛”，也认为清宁的葛花之下是读书的好去处，宋梅尧臣有诗云：“葛花蔓无断时，女萝莫翦连

古枝。当年吾叔读书处，夜夜湿萤来复去。”

谁又能说紫藤不是属于恋人的花呢？紫藤的花语为：醉人的恋情、依依的思念。男生约见心仪的女生，操场太惹眼，甬道太闹腾，小心地央人递个彩笺：我们紫藤花下见吧？有花荫掩盖，男生可不

必再担心结巴，女生也不必为脸上的红云发窘。紫藤下的相约，含蓄而传统。

校园的紫藤与外界不同，它将纷繁嘈杂的世界屏蔽在院外，偶尔花藤攀出墙外，惹路人驻足，正是“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这里仿佛是心灵小憩的园地，上了一天课，打了半天球，做了一上午实验，来这里，让身体放松，让花间的香风拂去心的尘埃，沐一场心灵的浴。

难道不想起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只见一片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想象有多美，紫藤就有多美。

校园的紫藤，是青春岁月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使流年如歌谣，往事莹润；她的宁静柔美涵括着恬淡的夕照，略带忧伤的回眸，她收拢着一届一届激情青年的美好光阴与纯情的韶华。